

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
(清) 呈趼人 著 张北辰 点校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/ (清) 吴趼人著; 张北辰点校. -- 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1. 8
(中学生古典小说读本)

ISBN 978-7-5468-0204-6

I. ①二… II. ①吴… ②张… III. ①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 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75113号

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
(清) 吴趼人 著 张北辰 点校

责任编辑: 刘仕杰

封面设计: 石 璞

版式设计: 石 璞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网址: www.dhlapub.com

投稿邮箱 tougao@dhlapub.com 编务信箱 gy@dhlapub.com

0931-8773084 (编辑部) 0931-8773235 (发行部)

精一印刷 (深圳) 有限公司

开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22.25 字数 610 千

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1-7,300

ISBN 978-7-5468-0204-6

定价: 34.00 元

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
作者:吴趼人

第 001 回	楔子	005
第 002 回	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	007
第 003 回	走穷途忽遇良朋 谈仕路初闻怪状	014
第 004 回	吴继之正言规好友 苟观察致敬送嘉宾	020
第 005 回	珠宝店巨金骗去 州县官实价开来	025
第 006 回	彻底寻根表明骗子 穷形极相画出旗人	030
第 007 回	代谋差营兵受殊礼 吃倒帐钱俸大遭殃	036
第 008 回	隔纸窗偷觑骗子形 接家书暗落思亲泪	041
第 009 回	诗翁画客狼狈为奸 怨女痴男鸳鸯并命	046
第 010 回	老伯母强作周旋话 恶洋奴欺凌同族人	051
第 011 回	纱窗外潜身窥贼迹 房门前瞥眼睹奇形	056
第 012 回	查私货关员被累 行酒令席上生风	061
第 013 回	拟禁烟痛陈快论 睹赃物暗尾佳人	067
第 014 回	宦海茫茫穷官自缢 烽烟渺渺兵舰先沉	072
第 015 回	论善士微言议赈捐 见招贴书生谈会党	077
第 016 回	观演水雷书生论战事 接来电信游子忽心惊	083
第 017 回	整归装游子走长途 抵家门慈亲喜无恙	089
第 018 回	恣疯狂家庭现怪状 避险恶母子议离乡	095
第 019 回	具酒食博来满座欢声 田产惹出一场恶气	100
第 020 回	神出鬼没母子动身 冷嘲热谑世伯受窘	106
第 021 回	作引线官场通赌棍 嗔直言巡抚报黄堂	111
第 022 回	论狂士撩起忧国心 接电信再惊游子魄	117
第 023 回	老伯母遗言嘱兼祧 师兄弟挑灯谈换帖	123



第 024 回	臧获私逃酿出三条性命	翰林伸手装成八面威风	129
第 025 回	引书义破除迷信	较资财衅起家庭	136
第 026 回	干嫂子色笑代承欢	老捕役潜身拿臬使	142
第 027 回	管神机营王爷撤差	升镇国公小的交运	148
第 028 回	办礼物携走私上海	控影射遣伙出京师	155
第 029 回	送出洋强盗读西书	卖轮船局员造私货	161
第 030 回	试开车保民船下水	误纪年制造局编书	167
第 031 回	论江湖揭破伪术	小勾留惊遇故人	174
第 032 回	轻性命天伦遭惨变	豁眼界北里试嬉游	180
第 033 回	假风雅当筵呈丑态	真义侠拯人出火坑	185
第 034 回	蓬荜中喜逢贤女子	市井上结识老书生	192
第 035 回	声罪恶当面绝交	聆怪论笑肠几断	198
第 036 回	阻进身兄遭弟潜	破奸谋妇弃夫逃	205
第 037 回	说大话谬引同宗	写佳画偏留笑柄	212
第 038 回	画士攘诗一何老脸	官场问案高坐盲人	218
第 039 回	老寒酸峻辞干馆	小书生妙改新词	225
第 040 回	披画图即席题词	发电信促归阅卷	232
第 041 回	破资财穷形极相	感知己沥胆披肝	239
第 042 回	露关节同考装疯	人文闹童生射猎	245
第 043 回	试乡科文闱放榜	上母寿戏彩称觞	252
第 044 回	苟观察被捉归公馆	吴令尹奉委署江都	259
第 045 回	评骨董门客巧欺蒙	送忤逆县官托访察	265
第 046 回	翻旧案借券作酬劳	告卖缺县丞难总督	272
第 047 回	恣儿戏末秩侮上官	忒轻生荐人代抵命	278
第 048 回	内外吏胥奸狡猾	风尘妓女豪侠多情	284
第 049 回	串外人同胞遭晦气	擒词藻嫖界有机关	291
第 050 回	溯本源赌徒充骗子	走长江舅氏召夫人	297
第 051 回	喜孜孜限期营篷室	乱烘烘连夜出吴淞	304
第 052 回	酸风醋浪拆散鸳鸯	半夜三更几疑鬼魅	310

第 053 回	变幻离奇治家无术	误交朋友失路堪怜	317
第 054 回	告冒饷把弟卖把兄	戕委员乃侄陷乃叔	323
第 055 回	箕踞忘形军门被逐	设施已毕医士脱逃	330
第 056 回	施奇计奸夫变凶手	翻新样淫妇建牌坊	336
第 057 回	充苦力乡人得奇遇	发狂怒老父责顽儿	343
第 058 回	陡发财一朝成眷属	狂骚扰遍地索强梁	349
第 059 回	干儿子贪得被拐出洋	戈什哈神通能撤人任	355
第 060 回	谈官况令尹弃官	乱著书遗名被骂	361
第 061 回	因赌博入棘闹舞弊	误虚惊制造局班兵	368
第 062 回	大惊小怪何来强盗潜踪	上张下罗也算商人团体	375
第 063 回	设骗局财神遭小劫	谋复任臧获托空谈	381
第 064 回	无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	纵非因果恶人到底成空	387
第 065 回	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	忽从忽违辩语出温柔	394
第 066 回	妙转圜行贿买蜚言	猜哑谜当筵宜谗语	401
第 067 回	论鬼蜮挑灯谈宦海	冒风涛航海走天津	407
第 068 回	笑荒唐戏提大王尾	恣睢威打破小子头	414
第 069 回	责孝道家庭变态	权寄宿野店行沽	421
第 070 回	惠雪舫游说翰苑	周辅成误娶填房	428
第 071 回	周太史出都逃妇难	焦侍郎入粤走官场	436
第 072 回	逞强项再登幕府	走风尘初入京师	442
第 073 回	书院课文不成师弟	家庭变起难为祖孙	449
第 074 回	符弥轩逆伦几酿案	车文琴设谜赏春灯	456
第 075 回	巧遮饰赞见运机心	先预防嫖界开新面	463
第 076 回	急功名愚人受骗	遭薄幸淑女蒙冤	470
第 077 回	泼婆娘赔礼入娼家	阔老官叫局用文案	477
第 078 回	巧蒙蔽到处有机谋	报恩施沿街夸显耀	484
第 079 回	论丧礼痛砭陋俗	祝冥寿惹出奇谈	491
第 080 回	贩丫头学政蒙羞	遇马扁富翁中计	497
第 081 回	真愚昧惨陷官刑	假聪明贻讥外族	504

第 082 回	素伦常名分费商量	报涓埃夫妻勤伺候	510
第 083 回	误联婚家庭闹意见	施诡计幕客逞机谋	517
第 084 回	接木移花丫鬟充小姐	弄巧成拙牯岭属他人	523
第 085 回	恋花丛公子扶丧	定药方医生论病	531
第 086 回	旌孝子瞒天撒大谎	洞世故透底论人情	538
第 087 回	遇恶姑淑媛受苦	设密计观察谋差	545
第 088 回	劝堕节翁姑齐屈膝	谐好事媒妁得甜头	552
第 089 回	舌剑唇枪难回节烈	忿深怨绝顿改坚贞	560
第 090 回	差池臭味郎舅成仇	巴结功深葭莩复合	568
第 091 回	老夫人舌端调反目	赵师母手版误呈词	575
第 092 回	谋保全拟参僚属	巧运动赶出冤家	582
第 093 回	调度才高抚台运泥土	被参冤抑观察走津门	589
第 094 回	图恢复冒当河工差	巧逢迎垄断银元局	597
第 095 回	苟观察就医游上海	少夫人拜佛到西湖	604
第 096 回	教供辞巧存体面	写借据别出心裁	611
第 097 回	孝堂上伺候竟奔忙	亲族中冒名巧顶替	619
第 098 回	巧攘夺弟妇作夫人	遇机缘僚属充西席	626
第 099 回	老叔祖娓娓讲官箴	少大人殷殷求仆从	633
第 100 回	巧机缘一旦得功名	乱巴结几番成笑话	640
第 101 回	王医生淋漓谈父子	梁顶粪恩爱割夫妻	648
第 102 回	温月江义让夫人	裘致禄孽遗妇子	655
第 103 回	亲尝汤药媚倒老爷	婢学夫人难为媳妇	663
第 104 回	良夫人毒打亲家母	承舅爷巧赚朱博如	670
第 105 回	巧心计暗地运机谋	真脓包当场写伏辩	678
第 106 回	符弥轩调虎离山	金秀英迁莺出谷	686
第 107 回	觑天良不关疏戚	蓦地里忽遇强梁	693
第 108 回	负屈含冤贤令尹结果	风流云散怪现状收场	701

第一回 楔子

上海地方，为商贾麋集之区，中外杂处，人烟稠密，轮船往来，百货输转。加以苏、扬各地之烟花，亦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，一时买棹而来，环聚于四马路一带，高张艳帜，炫异争奇。那上等的，自有那一班王孙公子去问津；那下等的，也有那些逐臭之夫，垂涎着要尝鼎一脔。于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，变做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。唉！繁华到极，便容易沦于虚浮。久而久之，凡在上海来来往往的人，开口便讲应酬，闭口也讲应酬。人生世上，这“应酬”两个字，本来是免不了的。争奈这些人所讲的应酬，与平常的应酬不同。所讲的不是嫖经，便是赌局，花天酒地，闹个不休，车水马龙，日无暇晷。还有那些本是手头空乏的，虽是空着心儿，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样，去逐队嬉游，好像除了征逐之外，别无正事似的。所以那“空心大老官”，居然成为上海的土产物。这还是小事。还有许多骗局、拐局、赌局，一切稀奇古怪，梦想不到的事，都在上海出现，于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，变了个轻浮险诈的逋逃薮。

这些闲话，也不必提，内中单表一个少年人物。这少年也未详其为何省何府人氏，亦不详其姓名。到了上海，居住了十馀年。从前也跟着一班浮荡子弟，逐队嬉游。过了十馀年之后，少年的渐渐变做中年了，阅历也多了。并且他在那嬉游队中，很很的遇过几次阴险奸恶的谋害，几乎把性命都送断了。他方才悟到上海不是好地方，嬉游不是正事业，一朝改了前非，回避从前那些交游，惟恐不迭，一心要离了上海，别寻安身之处。只是一时没有机会，只得闭门韬晦，自家起了一个别号，叫做“死里逃生”，以志自家的悼痛。

一日，这死里逃生在家里坐得闷了，想往外散步消遣，又恐怕

在热闹地方，遇见那征逐朋友，思量不如往城里去逛逛，倒还清净些。遂信步走到邑庙豫园，游玩一番，然后出城。正走到瓮城时，忽见一个汉子，衣衫褴褛，气宇轩昂，站在那里，手中拿着一本册子，册子上插着一枝标，围了多少人在旁边观看。那汉子虽是昂然拿着册子站着，却是不发一言。死里逃生分开众人，走上一步，向汉子问道：“这本书是卖的么？可容借我一看？”那汉子道：“这书要卖也可以，要不卖也可以。”死里逃生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汉子道：“要卖便要卖一万两银子！”死里逃生道：“不卖呢？”那汉子道：“遇了知音的，就一文不要，双手奉送与他！”死里逃生听了，觉得诧异，说道：“究竟是甚么书，可容一看？”那汉子道：“这书比那《太上感应篇》、《文昌阴骘文》、《观音菩萨救苦经》，还好得多呢！”说着，递书过来。死里逃生接过来看时，只见书面上粘着一个窄窄的签条儿，上面写着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”。翻开第一页看时，却是一个手抄的本子，篇首署着“九死一生笔记”六个字。不觉心中动了一动，想道：“我的别号，已是过于奇怪，不过有所感触，借此自表。不料还有人用这个名字，我与他可谓不谋而合了。”想罢，看了几条，又胡乱翻过两页，不觉心中有所感动，颜色变了一变。那汉子看见，便拱手道：“先生看了必有所领会，一定是个知音。这本书是我一个知己朋友做的。他如今有事到别处去了，临行时亲手将这本书托我，叫我代觅一个知音的人，付托与他，请他传扬出去。我看先生看了两页，脸上便现了感动的颜色，一定是我这敝友的知音。我就把这本书奉送，请先生设法代他传扬出去，比着世上那印送善书的功德还大呢！”说罢，深深一揖，佯长而去。一时围看的人，都一哄而散了。

死里逃生深为诧异，惘惘的袖了这本册子，回到家中打开了，从头至尾细细看去。只见里面所叙的事千奇百怪，看得又惊又怕。看得他身上冷一阵，热一阵，冷时便浑身发抖，热时便汗流浹背，不住的面红耳赤，意往神驰，身上不知怎样才好。掩了册子，慢慢的想其中滋味：“从前我只道上海的地方不好，据此看来，竟是天地虽

宽，几无容足之地了。但不知道九死一生是何等样人，可惜未曾向那汉子问个明白，否则也好去结识结识他，同他做个朋友，朝夕谈谈，还不知要长多少见识呢。”

思前想后，不觉又感触起来，不知此茫茫大地，何处方可容身，一阵的心如死灰，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。只是这本册子，受了那汉子之托，要代他传播，当要想个法子，不负所托才好。纵使我自己办不到，也要转托别人，方是个道理。眼见得上海所交的一班朋友，是没有可靠的了；自家要代他付印，却又无力。想来想去，忽然想着横滨《新小说》，销流极广，何不将这册子寄到新小说社，请他另辟一门，附刊上去，岂不是代他传播了么？想定了主意，就将这册子的记载，改做了小说体裁，剖作若干回，加了些评语，写一封信，另外将册子封好，写着“寄日本横滨市山下町百六十番新小说社”。走到虹口蓬路日本郵便局，买了邮税票粘上，交代明白，翻身就走。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，绝无人烟之地，与木石居，与鹿豕游去了。

第二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

新小说社记者接到了死里逃生的手书及九死一生的笔记，展开看了一遍，不忍埋没了他，就将他逐期刊布出来。阅者须知，自此以后之文，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笔与及死里逃生的批评了。

我是好好的一个人，生平并未遭过大风波、大险阻，又没有人出十万两银子的赏格来捉我，何以将自己好好的姓名来隐了，另外叫个甚么九死一生呢？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，回头想来，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：第一种是蛇虫鼠蚁；第二种是豺狼虎豹；第三种是魑魅魍魉。二十年之久，在此中过来，未曾被第一种所蚀，未

曾被第二种所啖，未曾被第三种所攫，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，还不算是九死一生么？所以我这个名字，也是我自家的纪念。

记得我十五岁那年，我父亲从杭州商号里寄信回来，说是身上有病，叫我到杭州去。我母亲见我年纪小，不肯放心叫我出门。我的心中是急的了不得。迨后又连接了三封信，说病重了，我就在我母亲跟前，再四央求，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看父亲。我母亲也是记挂着，然而究竟放心不下。忽然想起一个人来，这个人姓尤，表字云岫，本是我父亲在家时最知己的朋友，我父亲很帮过他忙的，想着托他伴我出门，一定是千稳万当。于是叫我亲身去拜访云岫，请他到家，当面商量。承他盛情，一口应允了。收拾好行李，别过了母亲，上了轮船，先到上海。那时还没有内河小火轮呢，就趁了航船，足足走了三天，方到杭州。两人一路问到我父亲的店里，那知我父亲已经先一个时辰咽了气了。一场痛苦，自不必言。

那时店中有一位当手，姓张，表字鼎臣，他待我哭过一场，然后拉我到一间房内，问我道：“你父亲已是没了，你胸中有甚么主意呢？”我说：“世伯，我是小孩子，没有主意的，况且遭了这场大事，方寸已乱了，如何还有主意呢？”张道：“同你来的那位尤公，是世好么？”我说：“是，我父亲同他是相好。”张道：“如今你父亲是没了，这件后事，我一个人担负不起，总要有个人商量方好。你年纪又轻，那姓尤的，我恐怕他靠不住。”我说：“世伯何以知道他靠不住呢？”张道：“我虽不懂得风鉴，却是阅历多了，有点看得出来。你想还有甚么人可靠的呢？”我说：“有一位家伯，他在南京候补，可以打个电报请他来一趟。”张摇头道：“不妙，不妙！你父亲在时最怕他，他来了就罗唆的了不得。虽是你们骨肉至亲，我却不敢与他共事。”我心中此时暗暗打主意：“这张鼎臣虽是父亲的相好，究竟我从前未曾见过他，未知他平日为人如何。想来伯父总是自己人，岂有办大事不请自家人，反靠外人之理？”想罢，便道：“请世伯一定打个电报给家伯罢。”张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就照办就是了。然而有一句话，不能不对



你说明白：你父亲临终时，交代我说，如果你赶不来，抑或你母亲不放心，不叫你来，便叫我将后事料理停当，搬他回去，并不曾提到你伯父呢。”我说：“此时只怕是我父亲病中偶然忘了，故未说起，也未可知。”张叹了一口气，便起身出来了。

到了晚间，我在灵床旁边守着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那尤云岫走来，悄悄问道：“今日张鼎臣同你说些甚么？”我说：“并未说甚么。他问我讨主意，我说没有主意。”尤顿足道：“你叫他同我商量呀！他是个素不相识的人，你父亲没了，又没有见着面，说着一句半句话儿，知道他靠得住不呢！好歹我来监督着他。以后他再问你，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。”说着去了。

过了两日，大殓过后，我在父亲房内，找出一个小小的皮箱。打开看时，里面有百十来块洋钱，想来这是自家零用，不在店帐内的。母亲在家寒苦，何不先将这笔钱先寄回去母亲使用呢！而且家中也要设灵挂孝，在都是要用钱的。想罢，便出来与云岫商量。云岫道：“正该如此。这里信局不便，你交给我，等我同你带到上海，托人带回去罢，上海来往人多呢！”我问道：“应该寄多少呢？”尤道：“自然是愈多愈好呀。”我入房点了一点，统共一百三十二元，便拿出来交给他。他即日就动身到上海，与我寄银子去了。可是这一去，他便在上海耽搁住，再也不回杭州。

又过了十多天，我的伯父来了，哭了一场。我上前见过。他便叫带来的底下人，取出烟具吸鸦片烟。张鼎臣又拉我到 he 房里问道：“你父亲是没了，这一家店想来也不能再开了。若把一切货物盘顶与别人，连收回各种帐目，除去此次开销，大约还有万金之谱。可要告诉你伯父吗？”我说：“自然要告诉的，难道好瞒伯父吗？”张又叹口气，走了出来，同我伯父说些闲话。那时我因为刻讬帖的人来了，就同那刻字人说话。我伯父看见了，便立起来问道：“这讬帖底稿，是那个起的呢？”我说道：“就是侄儿起的。”我的伯父拿起来一看，对着张鼎臣说道：“这才是吾家千里驹呢！这讬闻居然是大大方方

的，期、功、缙麻，一点也没有弄错。”鼎臣看着我，笑了一笑，并不回言。伯父又指着讣帖当中一句问我道：“你父亲今年四十五岁，自然应该作‘享寿四十五岁’，为甚你却写做‘春秋四十五岁’呢？”我说道：“四十五岁，只怕不便写作‘享寿’。有人用的是‘享年’两个字。侄儿想去，年是说不着享的；若说那‘得年’、‘存年’，这又是长辈出面的口气。侄儿从前看见古时的墓志碑铭，多有用‘春秋’两个字的，所以借来用用，倒觉得笼统些，又大方。”伯父回过脸来，对鼎臣道：“这小小年纪，难得他这等留心呢。”说着，又躺下去吃烟。鼎臣便说起盘店的话。我伯父把烟枪一丢，说道：“着，着！盘出些现银来，交给我代他带回去，好歹在家乡也可以创个事业呀。”商量停当，次日张鼎臣便将这话传将出来，就有人来问。一面张罗开吊。

过了一个多月，事情都停妥了，便扶了灵柩，先到上海。只有张鼎臣因为盘店的事，未曾结算清楚，还留在杭州，约定在上海等他。我们到了上海，住在长发栈，寻着了云岫。等了几天，鼎臣来了，把帐目、银钱都交代出来。总共有八千两银子，还有十条十两重的赤金。我一总接过来，交与伯父。伯父收过了，谢了鼎臣一百两银子。过了两天，鼎臣去了。临去时，执着我的手，嘱咐我回去好好的守制读礼，一切事情，不可轻易信人。我唯唯的应了。

此时我急着要回去。怎奈伯父说在上海有事，今天有人请吃酒，明天有人请看戏，连云岫也同在一处，足足耽搁了四个月。到了年底，方才扶着灵柩，趁了轮船回家乡去，即时择日安葬。过了残冬，新年初四五日，我伯父便动身回南京去了。

我母子二人，在家中过了半年。原来我母亲将银子一齐都交给伯父带到上海，存放在妥当钱庄里生息去了，我一向未知。到了此时，我母亲方才告诉我，叫我写信去支取利息，写了好几封信，却只没有回音。我又问起托云岫寄回来的钱，原来一文也未曾接到。此事怪我不好，回来时未曾先问个明白，如今过了半年，方才说起，大是误事。急急走去寻着云岫，问他缘故。他涨红了脸说道：“那时我



一到上海,就交给信局寄来的,不信,还有信局收条为凭呢。”说罢,就在帐箱里、护书里乱翻一阵,却翻不出来。又对我说道:“怎么你去年回来时不查一查呢?只怕是你母亲收到了用完了,忘记了罢。”我道:“家母年纪又不很大,那里会善忘到这么着?”云岫道:“那么我不晓得了。这件事幸而碰到我,如果碰到别人,还要骂你撒赖呢!”

我想这件事本来没有凭据,不便多说,只得回来告诉了母亲,把这事搁起。我母亲道:“别的事情且不必说,只是此刻没有钱用。你父亲剩下的五千银子,都叫你伯父带到上海去了,屡次写信去取利钱,却连回信也没有。我想你已经出过一回门,今年又长了一岁了,好歹你亲自到南京走一遭,取了存折,支了利钱寄回来。你外面,也觑个机会,谋个事,终不能一辈子在家里坐着吃呀。”

我听了母亲的话,便凑了些盘缠,附了轮船,先到了上海。入栈歇了一天,拟坐了长江轮船,往南京去。这个轮船,叫做元和。当下晚上一点钟开行,次日到了江阴,夜来又过了镇江。一路上在舱外看江景山景,看的倦了,在镇江开行之后,我见天阴月黑,没有甚么好看,便回到房里去睡觉。

睡到半夜时,忽然隔壁房内人声鼎沸起来,把我闹醒了。急忙出来看时,只见围了一大堆人在那里吵。内中有一个广东人,在那里指手画脚说话。我便走下一步,请问甚事。他说这房里的搭客偷了他的东西。我看那房里时,却有三副铺盖。我又问:“是那一个偷东西呢?”广东人指着一个道:“就是他!”我看那人时,身上穿的是湖色熟罗长衫,铁线纱夹马褂;生得圆圆的一团白面,唇上还留着两撇八字胡子,鼻上戴着一副玳瑁边墨晶眼镜。我心中暗想,这等人如何会偷东西,莫非错疑了人么?

心中正这么想着,一时船上买办来了,帐房的人也到了。那买办问那广东人道:“捉贼捉赃呀,你捉着赃没有呢?”那广东人道:“赃是没有,然而我知道一定是他。纵使不见他亲手偷的,他也是个

贼伙，我只问他要东西。”买办道：“这又奇了，有甚么凭据呢？”此时那个人嘴里打着湖南话，在那里“王八崽子”的乱骂。我细看他的行李，除了衣箱之外，还有一个大帽盒，都粘着“江苏即补县正堂”的封条；板壁上挂着一个帖袋，插着一个紫花印的文书壳子。还有两个人，都穿的是蓝布长衫，像是个底下人光景。我想：“这明明是个官场中人，如何会做贼呢？这广东人太胡闹了。”

只听那广东人又对众人说道：“我不说明白，你们众人一定说我错疑了人了。且等我说出来，大众听听呀。我父子两人同来。我住的房舱，是在外面，房门口对着江面的。我们已经睡了，忽听得我儿子叫了一声有贼。我一咕噜爬进来看时，两件熟罗长衫没了，衣箱上面摆的一个小闹钟也不见了，衣箱的锁也几乎撬开了。我便追出来，转个弯要进里面，便见这个人在当路站着——”买办抢着说道：“当路站着，如何便可说他做贼呢？”广东人道：“他不做贼，他在那里代做贼的望风呢。”买办道：“晚上睡不着，出去望望也是常事，怎么便说他望风？”广东人冷笑道：“出去望望，我也知道是常事，但是今夜天阴月黑，已经是看不见东西的了，他为甚还戴着墨晶眼镜？试问他看得见甚么东西？这不是明明在那里装模做样么？”我听到这里，暗想：“这广东人好机警，他若做了侦探，一定是好的。”

只见那广东人又对那人说道：“说着了你没有？好了，还我东西便罢，不然就让我在你房里搜一搜。”那人怒道：“我是奉了上海道的公事，到南京见制台的，房里多是要紧文书物件，你敢乱动么！”广东人回过头来对买办道：“得罪了客人，是我的事，与你无干。”又走上一步对那人道：“你让我搜么？”那人大怒，回头叫两个底下人道：“你们怎么都同木头一样，还不给我撵这王八蛋出去！”那两个人便来推那广东人，那里推得他动？却被他又走上一步，把那人一推推了进去。广东人弯下腰来去搜东西。此时看的人，都代那广东人捏着一把汗，万一搜不出赃证来，他是个官，不知要怎么办呢！

只见那广东人，伸手在他床底下一搜，拉出一个网篮来，七横



八竖的放着十七八杆鸦片烟枪，八九枝铜水烟筒。众人一见，一齐乱嚷起来。这个说：“那一枝烟筒是我的。”那个说：“那根烟枪是我的。今日害我吞了半天的烟泡呢。”又有一个说道：“那一双新鞋是我的。”一霎时都认了去。细看时，我所用的一枝烟筒，也在里面，也不曾留心，不知几时偷去了。此时那人却是目瞪口呆，一言不发。当下买办便沉下脸来，叫茶房来把他看管着。要了他的钥匙，开他的衣箱检搜。只见里面单的夹的，男女衣服不少；还有两枝银水烟筒，一个金豆蔻盒，这是上海倌人用的东西，一定是赃物无疑。

搜了半天，却不见那广东人的东西。广东人便喝着问道：“我的长衫放在那里了？”那人到了此时，真是无可奈何，便说道：“你的东西不是我偷的。”广东人伸出手来，很很的打了他一个巴掌道：“我只问你要！”那人没法，便道：“你要东西跟我来。”此时，茶房已经将他双手反绑了。众人就跟着他去。只见他走到散舱里面，在一个床铺旁边，嘴里叽叽咕咕的说了两句听不懂的话，便有一个人在被窝里钻出来。两个人又叽叽咕咕着问答了几句，都是听不懂的。那人便对广东人说道：“你的东西在舱面呢，我带你去取罢。”买办便叫把散舱里的那个人也绑了。大家都跟着到舱面去看新闻。只见那人走到一堆篷布旁边，站定说道：“东西在这个里面。”广东人揭开一看，果然两件长衫堆在一处，那小钟还在那里“的得的得”走着呢。到了此时，我方才佩服那广东人的眼明手快，机警非常。

自回房去睡觉。想着这个人扮了官去做贼，却是异想天开，只是未免玷辱了官场了。我初次单人匹马的出门，就遇了这等事，以后见了萍水相逢的人，倒要留心呢。一面想着，不觉睡去。到了明日，船到南京，我便上岸去，昨夜那几个贼如何送官究治，我也不及去打听了。

上得岸时，便去访寻我伯父。寻到公馆，说是出差去了。我要把行李拿进去，门上的底下人不肯，说是要回过太太方可。说着，里面去了。半晌出来说道：“太太说：侄少爷来到，本该要好好的招呼；因

为老爷今日出门，系奉差下乡查办案件，约两三天才得回来，太太又向来没有见过少爷的面，请少爷先到客栈住下，等老爷回来时，再请少爷来罢。”我听了一番话，不觉呆了半天。没办法，只得搬到客栈里去住下，等我伯父回来再说。只这一等，有分教：家庭违骨肉，车笠遇天涯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文再记。

第三回 走穷途忽遇良朋 谈仕路初闻怪状

却说我搬到客栈里住了两天，然后到伯父公馆里去打听，说还没有回来。我只得耐心再等。一连打听了几次，却只不见回来。我要请见伯母，他又不肯见，此时我已经住了十多天，带来的盘缠，本来没有多少，此时看看要用完了，心焦的了不得。这一天我又去打听了，失望回来，在路上一面走，一面盘算着：“倘是过几天还不回来，我这里莫说回家的盘缠没有，就是客栈的房饭钱，也还不晓得在那里呢！”

正在那里纳闷，忽听得一个人提着我的名字叫我。我不觉纳闷道：“我初到此地，并不曾认得一个人，这是那一个呢？”抬头看时，却是一个十分面熟的人，只想不出他的姓名，不觉呆了一呆。那人道：“你怎么跑到这里来？连我都不认得了么？你读的书怎样了？”我听了这几句话，方才猛然想起，这个人是我同窗的学友，姓吴，名景曾，表字继之。他比我长了十年，我同他同窗的时候，我只有八九岁，他是个大学生，同了四五年窗，一向读书，多承他提点我。前几年他中了进士，榜下用了知县，掣签掣了江宁。我一向未曾想着南京有这么一个朋友，此时见了，他，犹如婴儿见了慈母一般。上前见个礼，便要拉他到客栈里去。继之道：“我的公馆就在前面，到我那

里 去罢。”说着，拉了我同去。

果然不过一箭之地，就到了他的公馆。于是同到书房坐下。我就把去年至今的事情，一一的告诉了他。说到我伯父出差去了，伯母不肯见我，所以住在客栈的话，继之愕然道：“那一位是你令伯？是甚么班呢？”我告诉了他官名，道：“是个同知班。”继之道：“哦，是他！他的号是叫子仁的，是吗？”我说：“是。”继之道：“我也有点认得他，同过两回席。一向只知是一位同乡，却不知道就是令伯。他前几天不错是出差去了，然而我好像听见说是回来了呀。还有一层，你的令伯母，为甚又不见你呢？”我说：“这个连我也不晓得是甚么意思，或者因为向来未曾见过，也未可知。”继之道：“这又奇了，你们自己一家人，为甚没有见过？”我道：“家伯是在北京长大的，在北京成的家。家伯虽是回过几次家乡，却都没有带家眷。”我又是今番头一次到南京来，所以没有见过。”继之道：“哦，是了。怪不得我说他是同乡，他的家乡话却说得不像的很呢，这也难怪。然而你年纪太轻，一个人住在客栈里，不是个事，搬到我这里来罢。我同你从小儿就在一起的，不要客气，我也不许你客气。你把房门钥匙交给了我罢，搬行李去。”

我本来正愁这房饭钱无着，听了这话，自是欢喜，谦让了两句，便将钥匙递给他。继之道：“有欠过房饭钱么？”我说：“栈里是五天一算的，上前天才算结了，到今天不过欠得三天。”继之便叫了家人进来，叫他去搬行李，给了一元洋银，叫他算还三天的钱，又问了我住第几号房，那家人去了。我一想：“既然住在此处，总要见过他的内眷，方得便当。”一想罢，便道：“承大哥过爱，下榻在此，理当要请见大嫂才是。”继之也不客气，就领了我到上房去，请出他夫人李氏来相见。继之告诉了来历。这李氏人甚和蔼，一见了我便道：“你同你大哥同亲兄弟一般，须知住在这里，便是一家人，早晚要茶要水，只管叫人，不要客气。”此时我也没有甚么话好回答，只答了两半“是”字。坐了一会，仍到书房里去。家人已取了行李来，继之就叫在